

饥敲棋枰，饱叫板儿，醉了便卧柳眠花。一往世界无羁，多亏了，咱活逍遥旗下。日扶犁杖，夜读宝书，混个斯文斜道麻。生就不是南北，莫妨也，骑驴望断天涯。

此诗说也荒唐，解是不解都抵不得半碗饭吃。此卷开篇倒要提起一件奇事来。说是在那渭北旱塬黄龙山下的一个小村，因在历史上单出些子有头没脑的人物，人便也给它取了一个有头没脑的名子，叫它鄠囿村。“鄠”取何意凡人不晓，但一“囿”字却说得明白，四面陡峭顶端平坦之山也。看相也是，鄠囿北去有黄龙山脉之峻岭，西去有长宁河衢之深壑，东去有西畬窝子之大壑，南去有苇塬瓷沟之长洼，因此上地老天荒与世隔绝久矣。说的是不知何年何月又何朝代，此时说来也是没头没脑无法考证，只好糊涂着说是一年秋天，两个放羊的碎（小）娃在沟畔上摘酸枣。其中大些的那个脚底没踩实在，一闪失，滚落下去。另一个慌忙嘶声喊叫，边喊边绕开刺丛，寻摸了下去。一直到那沟底，只不见同伴的影子，吓得哭将起来。你说这荒沟野洼的，呼唤谁去？碎家伙哭着哭着，突然，听着沟坡上有声音。随着那声音过去，只见是一片枣刺窝子。声音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用鞭杆拨开刺丛，一个筛大的洞口出现在面

前。里头的那娃噙声噙气地喊着：“我在这里头哩，没事，你甭害怕。你听着我说话了没？”洞口这娃答道：“听着了，你也咋上来哩？”里头那娃说：“甭忙，这里头美得很，锅锅灶灶盆盆罐罐是啥都有哩！”洞口这娃说：“我给你拿镜镜往里照。”说着，掏出一只琉璃片子将日头的光亮反射进去。里头那娃又喊起来，“哎哟哟，出下奇事了，这墙上尽画些光屁股娃娃打捶哩！”

两个放羊娃的这一发现，惊动了乡野四邻。人们携老扶幼争先恐后纷至沓来抢着观看。看过之后又都是纷纷摇头，只道这是何人吃了饭没球事干了，在这人不知鬼不觉之处胡涂乱抹这些子伤风败俗的影影。却不说无论男女，人人心下里欢喜不尽，背地里竟相效仿。后来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县衙来了王道亭李途槩两位举子大人，打着火把进去参看。两人直直在洞里猫了三天三夜，待出来时，脸面都变成猪肝颜色，哆哆嗦嗦说不清楚。但大致意思后来也渐渐为世人晓得。

原来这墙上的壁画何其了得，说来也许他人不信。它便是让那些皇帝老子凡俗子弟寻也不得觅也不着，天上绝无地下仅有的稀世名绘：彭祖长寿图和黄帝御女谱。按说这宝贝图绘经不见传典不曾载，使华夏子孙头疼了几个世纪。此番在鄢固村发掘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当朝人的福运。然而，高兴没得几日，突然一天里头，有人千呼万唤着进了村子，说是不知哪个千刀万刮的尽将那墙上的图谱给刮了去。说来也巧，此时县衙那王道亭和李途槩两位大人正好带着皇帝老子的宫庭画师前来描摹。听到此说，慌忙赶去。进洞一看，果然是的，留在地上的只是一堆赤橙黄绿五色花土。这恨得咬牙切齿，单是用平常话是不能形容得了。其后，在《同州纪要》里有这样一段说法：

鄮嶺有洞焉，深高廓大，容百千人。壁有奇纹图绘，甚是华美。意许乃太祖之时，一耄耋老者，人呼曲曲居士，携一妻三妾隐于此。妻殷氏，美而贤。有婢暖云，幼鬻曲曲。年及笄，艳丽无俦，针黹绝伦，遂纳为姬，殷氏雅爱之。又会桑梓，买一妾雨儿，年十七，亦韶秀，善烹饪之法。归曲曲后，每郁郁闷叹，如有隐忧。曲曲问之，雨儿曰：奴得侍郎君，终身愿足。但有义妾白妮，我邻金贵之女也。其父赤贫，与奴垂髫闺友，誓相爱顾。倘郎君能爱屋及乌，亦为罗致，同妾共伺枕帷，不胜感激。曲曲随后又纳白妮。白妮，年十六，米脂人。体软而丰，好洁。喜穿青蓝，以显其白，古人谓：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是也。其后，一妻三妾，争相邀宠。曲曲一再至三，连袂交枝，分香弄色，挹翠摇红，终不使其一嗔怒。福哉！曲曲不以轩冕之荣易此闺房之乐也。玉兔升天，鼓瑟之声遥遥逸出，恍恍若赐天音；日脚平地，酒酣之语隐约送来，阵阵若有仙乐。好事者隔岭以瞰，但见迷朦之中荒壑之内，一处粉红着绿，悠若世外。偶得看曲曲者问：何为？居士曰：尊土地如父母也！乡间人奇之。居有间，遇天缙之乱，曲曲竟与家人于雨色交晚，踏云而去。留一仙窟见著来人。时人此知曲曲乃仙道中人。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此事到这里说了也就了了，但鄮嶺村人却怎么也不得了了。《石头记》里说的了便是好，好便是了，自以为参透这黄天厚土间的道理。其实不然，鄮嶺村人了了不好，好了不了；生人在世只是死受活受。你说也是，凭着他那点粗糙的本事愚钝的大脑，瞎看了一阵图画之后，浮皮了草领悟些子便加以使用，岂不是闹着玩的？自此之后，人们将活命和玩乐看成了人生的

第一要紧，全然将礼义二字搁在脑后，因此上江河日下民风浅薄也是那不可逆转的了。男人不说守着自己的婆娘，一门心思偷人家的女人；女人不说安守妇道，只是一个劲地勾引良家的子弟。且不说将出力做活看作是辱没先人的羞耻之事，油嘴滑舌做奸弄巧反而是登上了大雅之堂，受人十二分的敬羨十二分的恭维。就是在那一个门槛里头也是，为了钱财吃货，老子不认儿子，儿子不敬老子；也要弄出种种张致来，什么君臣父子长幼顺序全被那虚皮假面遮掩了起来。于是乎，被世人捣脊梁骨的那种人物，比如说争强斗狠之徒，愚顽刁钻之辈，趋炎附世见利忘义之人，象是秋天里的蝗虫，上头舞的下头蹦的比比皆是。更可怕的是人们竟将那洞里的骚红花土取来沤田，一时间旱骚腥黄无以抑制，倒似那治水的大禹布下的息壤一般，漫天弥地的靡散开来。就这样，硬是将一片金绣繁花之地富贵温柔之乡践踏得不成样子，花草树木也不再说是好好生长，水土完全变了味道，只呈得城芜田荒。这也是著者取名《骚土》的原委。

此情形到了我辈之人这里，尽管前有几代明君圣主的高堂教化，后有那时代巨变的文明滋养，名目繁多的这教育那运动，将一片花红骚土象是贴烙饼，正面反面搞了个地覆天翻，情形也没见好了多少。且只见日复一日地显示出破败来。幸喜著者本人读得几年破鞋底子，识得几个驴脸文字，学得几条狗屁章法，说写出来，央明理之人探个究竟求达观之士点个明白。然每每执笔，总是左右为难。你道为何？原是因为这鄢圃村地处偏远，风土人情自古皆然，说深了又缺乏典型意义。如何是好？言之不恭，吐之不快。嗟乎，遂夙兴夜寐处心积虑，死

活不得其解也！夏日一个午间，手执芭扇，倦卧胡杨树下，看见一金蝉脱壳，随即恍然大悟。嘻，吾不如蝉也！蝉尚能脱一片旧壳以获金翅，吾何不扯一派胡谈而引玉言。且将那古往今来之事混为一体，假道影射，明置针贬。做不会为文之文，行不通道理之理。如此这般，虽时时看似有不敬之嫌，但处处无不是侧隐之心。即所以，旁敲侧击，为的是扶正压邪之意旨；由疼刺背，全的是忠义报世之心胸。信口开河，承的是红楼镜花之师传；东拉西凑，绎的是街头巷尾之诤实。涉公堂而不碍大雅，司隐乱而无损上方。画云儿雨儿之事仿佛是村俗之谈，写碟儿碗儿之物细看非俚间之语。雨田鹤步，迹何求也？落花看影，风何消也？舍其形而，缘得上学。轻生自在岂不妙哉！据说在明末时候，山东峰县地界曾出现过一位奇人，写了一本奇书，其间虚拟了清河县地方，多写得盗男淫女市井人物。奇人自知此书将为世人不容，便也不将他那真名实姓标榜出来，谎称兰陵笑笑生。果不其然，世人将他整整臭骂了几个朝代，至今坟头仍不干净。金瓶一书自成猪栏马舍，万扫不祛其臭也！不过你说，世上男女苟合之事，也不能老是遮遮盖盖，稍稍说一些子，让老少之人都明白点真相，这样行走起来也不至于尽出那种一见黑胡同就钻的糊涂歪事得是？况笑笑真意，何以至此！窝棚里头点瓜，只见拉蔓不见开花，一经世面便是那折枝残叶，怪人家云雨如何？山东老仙，呜呼哀哉！这是闲话。

即是这，著者便从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冬至写起。

二

话说鄢岗村千儿八百人口。事有千头，情存万缕，端端生的是歪里古道，款款做的是羊肚弯曲。著者猛乍坐下，真不知从何说起，脑子里头云迷雾罩稀里麻瞎只是缠线。稍说沉淀，只觉着迷朦之中划出一道亮来。这是鄢岗村横穿东西的马路。紧接着，那窑洞那房厦那树木那阡陌也层层叠叠地呈现出来。这时候，一个挑着剃头担子的壮年男子迎着早晨灿白的阳光，悠悠晃晃，飘然而来。我的故事也不得从这里说起。

这天早晨，剃头匠庞二臭在村东照壁底下拉开家什，就墙上还是他父亲手里砸的两枚小钉，去挂理发招牌。那牌子上也写得奇怪，只见左联写道：剃头兴运；右联对着：修面赐福。中间是四个鼃鼃大字：庞家手艺。挂了招牌，又给炉箱里添了蓝炭，搁了水盆上去。这方换过手来，取过一只小交凳，靠住墙壁坐好，两眼带睁不睁，朝南望去。此时说来也怪，村中人倒似躲这满街的清静，一律不见影子。正在纳闷，突然瞅着涝池北岸的老槐树下闪出一个人影。这人瘦高身架上披着旧黄大氅，看相是个残废军人，一颠一跛，走得是十分气势。说来这二臭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但这等人选只是没有见过。待那人走近，二臭仔细看了，端的是好不面生。且不说南北长东西短的头形，小分头下那张二指宽的脸也实在稀罕。在这里倒是合

了一句童谣说的：“马脑鳖盖葫芦炒菜，炒得菜香得太（很），只有马脑吃得快。”这二臭正想笑笑，打个招呼。来人似乎不容，一条腿独立着，劈头便问：“大队部在哪里？”“那头。”二臭一指村西，然后又说：“眼下没人，都在屋里吃饭。你也在这稍稍等会儿，片刻工夫便都来这照壁底下碰头。不慌不慌，先坐下来歇口气。客人从哪达来的？”庞二臭说完，又忙抬过方凳，伺候那窄脸客人就坐。那人也不客气，一掖黄军大氅，拉着腿子坐了，此姿势正好给了他个脊梁。“同志，”二臭愈是稀奇，就势说，“推个头吧，解放军不要钱。”来人并不搭言，只是歪着个长脖，目不转睛地看树梢子，俨然一看门鹅儿。等了半晌，只见那人晃荡一下，又做僵直状态，用嘴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哪有理发不给钱的道理？看起来这些政策你都不懂，只知道个理发。现在是啥年代了，还落后得很！你们这里整个村子连条标语也看不到！”二臭一听，知道此人学问高深，便不敢再作张扬之态，老老实实接住茬道：“你算说对了，穷山野洼谁顾得了那档子事。”那人又道：“穷？穷不是借口。现在中央上要抓了。北京，毛主席眼皮底下都出了反革命，你们这里能没有？翻开老底看一下，真的没有？……这次中央决心大，不论哪里都跑不脱。全国形势这么紧张，唯你们这里冷冷清清，没有一点斗争气氛，牛鬼蛇神还安安稳稳钻在家里睡觉！”二臭不敢吱声。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此人来头肯定不小。紧接着，来人用头一指墙上，说：“你那牌子赶紧摘了！”二臭吓了一跳，刚坐下又立起来，问：“因咋？”“我对你说摘你就赶紧摘了，有啥咋不咋的。”

话音刚落，二臭一踉跄着叶支书吃完早饭，挺胸兜肚，边

剔牙边朝这边走来。二臭指给来人：“看，我说得对不，我村的叶支书过来了。”来人并没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意思，仍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公函，啪啦一声抖擻开了，捏在手里，一对鹞眼死盯着悠晃过来的叶支书。叶支书脑子灵光，远远就觉着形势不对，改变了已往大大翘翘的步态，三脚两跷赶了上来，喜眯笑眼接过公函，没待看全，慌忙迎接来人向大队部走去。二臭只听得来人是县上的季站长什么角色。

村人象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个个都听说县上来人，人人都没看个清干。于是乎，围住庞二臭想探个虚实。庞二臭这捣鸡毛货，先是蹲在地上磨剃头刀子，吞吞吐吐不说明白。吊的众人眼神发直双腿发虚，待足不待点了之后，这方立了起来，神神经经地说：“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不是我庞二臭说话瞎喷，现在全国形势紧张了。北京出了反革命。这次县上来人就带着毛主席给他写的公函，抓咱村的哩。前些日子我到县上磨推剪，就觉着日径古怪。城隍庙的城隍爷，让县城中学的娃娃给打了个稀烂。后来县长发话，不发话连庙都敢给拆球了。铁匠铺子黑狗也不说睡觉，加班加点打杪子，说是人手得有一件。县大街上走的女子娃们一律留开洋楼（短发）。我二叔家的碎女淑贞，也是辫子都给剪了，你不唤过面看，还以为是个小子哩！”

众人轰笑。一个个眼神上都有了亮光，人人恨不得当即弄个反革命出来，让大伙们都看看热闹，也不说是打发这些日子太困难了。正说着，只见民兵栓娃背着枪，拨开人群，走到二臭后头，没待二臭反应过来，伸手将照壁墙上的招牌摘了下来。二臭紧护慢护，还是被他扔在地下，几脚踏了个稀烂。由于此

事来得实在突然，众人看时，栓娃已是扬长而去。二臭跟沟子（屁股）追了几步，又耽怕人踩撞了他的摊子，回过头来，一蹦三尺高，将那自娘肚里出来学到的所有污秽之词，都一发用上，朝栓娃的硬脊背撂过去。众人喜滋滋，笑哈哈。只觉着日头也红下了，身上也暖和了。二臭越骂越来劲，索性信口将自家和栓娃妈在麦地里胡日鬼的事情也说出来。后来竟说栓娃是他的种子。众人说不是的，二臭坚持说是，并要众人细想，栓娃说话走路大凡都有些象他。众人一想，是有些像。正准备一笑，却不料，这时候对面的槐树底下婆娘窝里杀出一个人来。众人回头一看，只见栓娃妈手拿鞋底指捏钢针，朝着这方骂将起来。此番骂的水平，几乎可以登报。只道是：“你日谁氏——把你的球眉眼不看看——日谁谁叫你日——你球上多长了一把胡子咋——我儿踏你的牌子总归有个原因——凭白无故他踏你的牌子恁是疯了——你黑球上擦粉哩——外头看不着里头看不着——麦地里日人排撒咋哩——你屁绊得栽跤——球硬着撑椽——器得看不着耳朵——装得象球不是球——没有说的谎说——”如此等等。二臭看这相况，嘿嘿笑了，悄声对了一句：“把你的卖去！”转身蹲下，搔着光葫芦头，不再言声。论说他也心里明白，县上的人刚才就给他打过招呼，不是县上的来人发话，这乡里乡亲的，谁没球事干了，摘他的牌子干啥？他只就是这口气没处出去，借住栓娃发泄罢了。

这二臭说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别看他光棍一条，为世活人古经甚多。二十年前参加过渭北游击队，给支队长牛三保当过保镖，枪林弹雨总算是闯了过来。若不是没有文化和喜欢嫖窑子这两条不值钱处，今日里最起码也是个公社书记一级的干

部。这两条就是少上一条，多少说也得给碗官饭，再也用不着黑水汗流，挑着剃头担子满世界里转游。没说有年春节，二臭央求油嘴子刘捣鬼写副对联，老捣熊一捋八字胡子信手拈来。上联是：前头热后头凉耍头手艺；下联是：东洼钻西川行见门开张；眉批：四海为家。二臭以为夸他，乐得手舞足蹈。大年初一，同乡亲们一道立在门外欣赏，知底人一看，皆背过脸去，掩口而笑。此话不说则可，说起来倒是暗讥他二臭的德行。

却说是几近解放的一年秋天，县长的三姨太去姑姑庵拜佛求子，因大雨拦阻，只好借这鄆崮村的一片瓦舍过夜。侍卫和轿夫都被村保长根娃拉到村公所里喝酒去了，单留下三姨太一人在二臭家隔壁的厦房里歇息。也合该那三姨太出事，到了半夜，刚说睡实，忽然一阵突如其来的奇怪音响把三姨太从迷梦中惊醒。三姨太吓得是心惊肉跳，没有只身独居过的女人单是不会晓得其中滋味。坐起来，那声音便自动消匿；且睡下，那声音乍然又起。如此三番五次，鬼魔试道。三姨太又是那极其信奉神鬼之人，窗外头风声雨声，加之又在这荒郊野村的生疏之地，更是添了十二分的恐惧。正在这万般无奈之时，只听得窗外头有人咳嗽，三姨太象是遇着救星，抢天呼地，一气连声喊住。窗外头的说：“太太你咋，是要水喝得是？”三姨太借坡下驴，连忙更衣，抽了门闩，等那人端水进屋。来者是那浑身本事的庞二臭，嘴尖眼圆，形容刁顽。不过那三姨太到这份上，既是那凶神恶煞般的相貌也不再顾忌了，但若有一息的生人味道，便是那至爱亲朋。再说自从这二臭出现之后，那怪声便不再有了，心想此人身上定是兼着一项镇物。庞二臭说来也是那极其奸巧之人，一向最会揣摩女人心思不过，借住三姨太那鸟

儿一般的胆子，一气地天吹海侃，专说那妇女或是神乱或是心痒的地方。庞二舅说：“太太福神旺盛，但遇平常女人时候，我这房梁上头便会走下一个人来。先是有指头那么高低，在你桌前的灯底下走。走着走着人就变大了。看你是个单身，他就胡来开了。你晓为咋？此事说来话长。传的是前朝八代兵荒马乱年月，我这鄢固村一地之人连年遇旱，颗粒无收，老人娃娃贴在墙上只看要死。却说此事渐为天庭晓得，玉帝询问：“何人愿去下界搭救鄢固众生？”话音没落，阶下走出一个人来。大家正眼一看，原是当年在鄢固修炼成仙的一个老丈。一日老丈打点停当下凡，看到百姓饿殍遍野遗尸岸头，不觉皱了眉头，安车要搭救诸位生人。说来他那救人之方煞是稀有，遇着饿人，只需伸出一根食指，让人一吮，立止不饥不饿，情形恰似从前。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晓搭救了多少活口。不料，却说一日，遇着一个贼人，饿得疯魔昏道，吮着仙人指头，狠地一口，咬下一截血红断指。仙人痛得蝎魔连天的呼叫，不消片刻隐形而去。那截断指留在马路当间，人看你看，纷纷控恶。说着说着，只见那物慢慢活动，恍兮惚兮，又看其间渐具人形。不小不大，是一指头碎娃。那碎娃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蹦跳着跑了。时隔不久，村中生许多邪事。这事此后是连年累月出现，从没间断的时候。弄得婆娘女子夜里没有伴当，切实不敢说单独睡觉。你看奇也不奇？前些日子不是，我山里头的一个表姐黑了歇在这达。天亮时人起来软软的，只看像是病了一场。人问咋，她不好张口对人言说，只道这间屋子她随咋不敢再睡了。说是不睡，天黑她又不说啥，早早一人把门关上。我就奇了，立在窗户外头听。到了半夜，人都安静下来。她在里头唧唧咕咕与人

说开了。我透过门缝一看，就象刚才我说下的，先是一个指头高的碎娃，蹦跳着出来，越蹦越大，变换成一个壮年男人。接着赤身露体与她搂在一搭，正做乃事。好家伙，说起来你也许不晓。碎仔这东西但要行开乃事比常人酩火好几倍子。我表姐三十四五，按说正在时候。看上却不是他的对手。将我表姐一个可怜女子闹得失声大喘，不晓人事。我心想，这鬼鬼子还能。我平常人但有这等手法，那天底下啥女人不朝怀里头扑拉，你说是也不是？不论你嫁的啥人，终了到床上还是一样，没有缠合不成。唐朝的皇帝武则天不就是寻了一个毛驴太子给她对整，方才满足了她做女人的一片心愿。但天底下的女人哪能有她的气派，把乃事做得象临朝议政一般大方？所以这就苦了，好与不好只是个人晓得。架住遇上那不明事理的男人，还把女人的念头看成多余，你说得是？天不早了，你且放心睡下。害怕了喊我一声，我随时在门外等候，今黑不会出事。”说着便要挪动屁股出门。此时那三姨太诚恐诚慌，早已是按捺不住，摇头摆尾地上来与他挤上一张板凳。庞二臭假意惊慌，口口声声夫人稳重，爪子却在那三姨太的胸前试探起来。结果是没费周折，竟将三姨太剥了个纹丝不挂，平展展地摆在炕上。可怜一白净光软绵的娇枝嫩叶，任凭这臭剃头的抱着玩耍，极尽那仰瞻钻研之妙。此事说来也许有人不信，你知那庞二臭是昨日鬼的？不说不知道，一说你便笑。原来那二臭屋子和三姨太这间顶棚上头本来贯通一气。二臭弄了个棒槌，一头拴了绳子挂在那三姨太那间的房梁之上，一头扯在这间屋子的自家手里。待到那夜深人静之时，拽动绳子，房子里便生出那踢里咯啷的古怪声响。一个柔弱女子，咋受得住如此惊吓？

却说拴娃妈在那边槐树底下骂起二臭正说风顺，一旁的几位婆娘连忙是好言劝说。再说这女人和二臭毕竟是换枕头的冤家，嘴头上哪抵得心头上的，一气泄了，自然歇口。众人正看兴头弱下，只见民兵连长吕青山黑着个脸子，鬼鬼祟祟神神道道地招呼民兵到大队部集合。与此同时，文书根盈也背着挎包慌里慌张上县城，明天午饭之前必得买五百本“老三篇”回来。县上的季工作组说了，力争做到主要劳力人手一册，朝后以学习开会为主。众人一听这话，喜不胜喜，只焦急着等那“老三篇”快来。

三

却说季工作组在大队部里当天就召集了干部民兵大会，非常严密地做了动员。其后又是乌烟瘴气有黑没明地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最后又是按照指示，先在资产阶级占领了的学校里头找出人选，寻到突破口。你猜这人是谁？说来倒也平常，在鄢固村小学里，通满不足三百来人的圈圈子里，那最象化装成牛鬼蛇神的反革命莫过于杨文彰了。

杨文彰，顾名思义，因文而彰。说也算是那太史公的乡党，芝川镇黑水潭人。一副二饼子扣在脸上，说黑不黑说黄不黄，只显得自己是学问高深。生就的一副能言善辩的尺八大嘴，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唾沫星子可以溅到最后一排学生脸上。风

琴踏得极好，嗓子又来得。每到星期三文娱活动时间，学校满院子都是他那咧着大嘴唱歌的声音。说他是因文而彰倒是假，原又是极喜欢弄个诗文什么。先头是歌颂三面红旗，将诗稿就誊在那学校的黑板报上。后来是反右，差一点栽了进去。那是一个万头攒动红旗猎猎的民歌大赛，杨文彰自恃才高八斗，一跃上了献诗台，六步之内作诗一首。诗曰：“合作化是满天星，人民公社是一盏灯；星星照路看不清，明灯指引奔前程。”吟颂完毕，台上台下一片掌声。名声由此大得如雷贯耳，风流倜傥了几个月。突然，有人评说他那诗歌里头暗喻社会主义暗无天日，实在是反动之极。他一想也是，慌了手脚。着忙托县上的老同学到反右办公室说项，这方免了一顶右派帽子。诗文从此不写了，老实了一个时期。一日傍晚，他借着月光，踏着风琴，对那非常是知己贴心的王瞎子感慨起来，说：“天生我才，应有此三愿足矣：一曰名份一曰金钱一曰美人。可叹我生不逢时，命途多舛，此三愿无一备焉！”说来也是，他那婆娘经常跑到学校送馍，但遇文彰不在，便于人前显摆。将她那一张阔大方正的麻脸高高挺起，对人传她如何喂猪如何缝衣的本事。但要文彰出现，便似那缩头鳖一般，哑然无语了。有人与文彰玩笑说：“我那嫂子长得漂亮啊，越看越滋润！”文彰厚着脸皮道：“天下女人大率如此，哄男人睡着即是。”

大家且把文彰其人在月亮底下的话细想一下，倒不说这贼的心性如何刁野，却是这世道也将天下那读书的人太亏待了不是？常言道，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杨文彰读了一辈子的书，时止今日落得家徒四壁任啥没有，胸中沟沟壑壑自然难平。胡说几句歪话也不足怪。然有一事，煞是稀

奇。

说是一天擦黑，刚下过雨，学校院子里空无一人，单留下杨文彰自个看校守门。他先是踏着风琴，引吭高歌一番。又是写了一阵教案，烤了一阵炉子。烤得是神沉志昏，悠惚如梦。也不知过了几个钟点，正说上炕，突然间觉着尿憋。立起身来，出门便朝那厕所走去。厕所在那校园北面的老墙根下。此处蒿草丛生，砖石遍地；夜风吹来，婆娑乱响。若是陌生之人，真还有点森然。但对于杨文彰老师却是熟门熟路，自当没有的事。去了厕所，解了小便，回头便说走人。然而就在这时候，只听到老槐树下有人嚎啕，仔细一听，是个女子。杨文彰心下奇了，深更半夜，何人在此哭泣不已。心下生疑，走了过去。只见一个白衣孝服的十八女子，依着槐树哭得浑身颤抖。杨文彰是那极其反对迷信的人，你说是怪，他哪能信？他兢兢银银地走了上去，问那女子道：“哎，天这大晚了，你不回去一人骂这里哭啥？”那女子先是一惊，回头看是杨老师，方缓缓不哭，安静下来。然后是细声细气，将自己为何在此哭泣的原委诉说出来。那女子说：“我是咱杨家岭人，名字叫慧芳。只因我妈今年春上老（死）了，后大便逼我嫁给葛家庄的一个跛子。我不情愿，跑到我舅家里。谁知我舅是一点不惜惶于我，三番五次地赶我回去成亲。我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实是寒心不过，爬过我舅家的院墙，躲在这学校后院里，心想着哭个痛快，却不料打搅了你的静然。”杨文彰或多或少也算是一个血性汉子，不闻则可，这一闻心里头蒸蒸然热浪翻滚，对那女子又是怜悯又是感慨，只不觉是无处下手去。那女子说：“我也冷的，求你让我去你屋里待一会儿，暖和暖和。”杨文彰自然是满口应承，携那

女子一起回到自己屋子。炉子近处给那女子安顿了个座位，由她自个坐好。两厢无言而对。炉火之下，杨文彰端详那女子良久，居然发觉此女生得唇红齿白，竟是有着十二分的俏丽。那女子被他看羞了，张口说：“杨老师，我早就认识你哩！”杨文彰更觉稀奇，遂问：“得是，你认识我我咋就不晓得？”那女子窃笑一声，道：“你是咱这方圆几十里人人知名的大秀才，我咋能不认得你？你头些年写的诗我至今还记得呢！”一句话说得杨文彰心里甜蜜，洋洋昏昏不知所以，只咧着个大嘴朝那女子憨笑。那女子说：“我记得你写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今年亩产十八石，明年咱打千千万，后年赶超美国佬，中国农民称好汉。’”杨文彰哈哈大笑起来，摇头晃脑地说：“惭愧惭愧，几句胡诌的歪诗，没想你还记这么牢靠。”那女子正色道：“你倒说来轻巧，这诗就是写得好嘛！你不在心，还不许人家在心。”说着又拿媚眼睨了那杨文彰一下。杨文彰心里格登一跳，立刻是稳不住架势了也，图谋遮掩，口是心非地说：“这乍晚了，你还是快回去，甭叫你舅着急。”那女子说：“他急个屁，他才不管他侄女的死活哩！”无奈又说了些有关天阴有关下雨的淡事，此时已是五更。杨文彰又是催那女子起身。那女子泪水夺眶而出，用袖子遮住半个脸说：“杨老师，你要是不嫌弃我，今个夜我是决心将我这女儿身子给了你了。”杨文彰唬得魂飞魄散，连连摇头说：“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你快回才是正事。”那女子见不为杨老师所容，哭得愈发痛了，且是边哭边说：“我单求你了不成，和你有过一场，即就是嫁给葛家庄的跛子，心也不说悔了。”杨文彰长叹一声，浑身软下。心里想道，老天有眼，知我多年来内心的苦处我那拾不到篮子里的贱人，空怀一副

女人肚肠，面貌上的确是不能令头激赏。此番遇这得意人儿，不说是我造化里的福份，也是那天意有心填还于我。想到这里，一手上去，先将那小可怜儿挽了。这一夜的云雨绸缪各各相慰。

事情奇就奇在第二日的早晨，杨文彰一觉醒来，发现自个一人躺在炕上，伸手一摸，一片空荡，哪有什么慧香慧芳的。此时他想起人传的学校那老墙根下常有狐精出没的说法。再说学校东墙外头本是一片坟滩，没有一家庄户居住。她说她舅在此，岂不是咄咄怪事？想到此，一家伙心虚了半日。人说那子不语怪力乱神，此言非也！

然而世上的事无独有偶。倘若是杨文彰一人有此说法，人们倒是怀疑这杂种肆意编造，奇就奇在据有同类说法之人甚多。这就不能怨杨文彰自作多情了。即就在那杨文彰被抓的头天夜里，学校还有人看见在墙头之上，一狐立着，作人行之状，且又伸着前爪数那校园里灯火，学人语曰：“一盏灯两盏灯三盏灯。”待杨文彰事发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你道怎的？原来那杨文彰住的那房子，从西往东数恰好是第三间，灯明之后自然也就是第三盏了。那畜牲尚知杨文彰要遭大难，我等凡人却是不晓，你说怪不？

张铁腿，祖籍山东沂水县石头城人氏。年轻时习武卖艺，闯荡江湖，可谓是一条七尺好汉。及近晚年，流落到陕西境内。在鄆固村，意外地遇着他那遗失多年的亲妹子圆圆。老来相遇，自是欢喜不提。原来圆圆如今已是那鄆固村支部书记叶长发的夫人，不说有多显贵，那叶支书的一半主意倒是得听她的。即是如此，便趁势落脚下来，寻了学校敲钟烧饭的差使。说